

程

史通序錄

唐劉子玄知幾撰

長安二年余以著作佐郎兼修國史尋遷左史
於門下撰起居注會轉中書舍人暫停史任俄
兼領其職今上即位除著作郎太子中允率更
令其修史皆如故又屬大駕還京以留後在都
無幾驛徵入京專知史事仍遷秘書少監自惟
歷事二主從官兩京遍居司籍之曹久處載言
之職昔馬融三入東觀漢代稱榮張華再典史

官晉朝稱羨嗟予小子兼而有之是用職司其
憂不遑啟處嘗以載削餘暇商推史篇下筆不
休遂盈筐篋於是區分類聚編而次之昔漢世
諸儒集論經傳定之於白虎閣因名曰白虎通
予既在史館而成此書故便以史通為目且漢
求司馬遷後封為史通子是知史之稱通其來
曰久博采衆議爰定茲名凡為廿卷列之如左
合若干言除所闕篇九八萬二千三百五
十二字註五千四百九十八字于昔
歲次庚戌景龍四年仲春之月也

博採宋此過虛校

刊正史通序

昔人謂史通一書宜置座右史法存焉耳我蜀
藩司板冊照新以屬來摛其意一也然人雖得
而葆之不免蒙翳之患舛訛煩亂鋸鋸惟艱脫
簡缺文坐令荒惑不有先覺將為聚斂之書也
儼山先生項膺方伯蒞蜀省閱是本憫其亂亡
乃乘公暇肆筆裁訂或考同辨異輯類次編或
會文疏義聯屬血脉或衍去支離蕪穢以就凡
例反復內外諸篇有所謂足其所未盡補其所

未圓白其所未瑩貫其所未一者嘉惠之意可
淺言哉夫隸古定著有裨鐸經石鼓剔苔堯價
百倍愚也嘉史通之遭經先生之筆文既足徵
史法于是焉在博雅者可以無憾矣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前奉
勅提督學政雲南按察司副使成都門生王閣
撰

史通上卷

內篇

第一卷

六家第一

第二卷

二體第二 載言第三 本紀第四
世家第五 列傳第六

第三卷

表歷第七 書志第八

第四卷

論贊第九 序例第十 題目十一
斷限十二 次篇十三 稱謂十四

第五卷

採撰十五 載文十六 浦注十七
因習上十八 因習下十九

第六卷

言語第二十 浮詞二十一 叙事二十二

第七卷

品藻二十三 直書二十四 曲筆二十五
鑒識二十六 探頤二十七

第八卷

摸擬二十八 書事二十九 人物第三十

第九卷

覈才三十一 序傳三十二 煩省三十三

第十卷

雜述三十四 辨識三十五 體統三十六
批繆三十七 弛張三十八

右定凡三十六篇并前序及志第

七篇共三十八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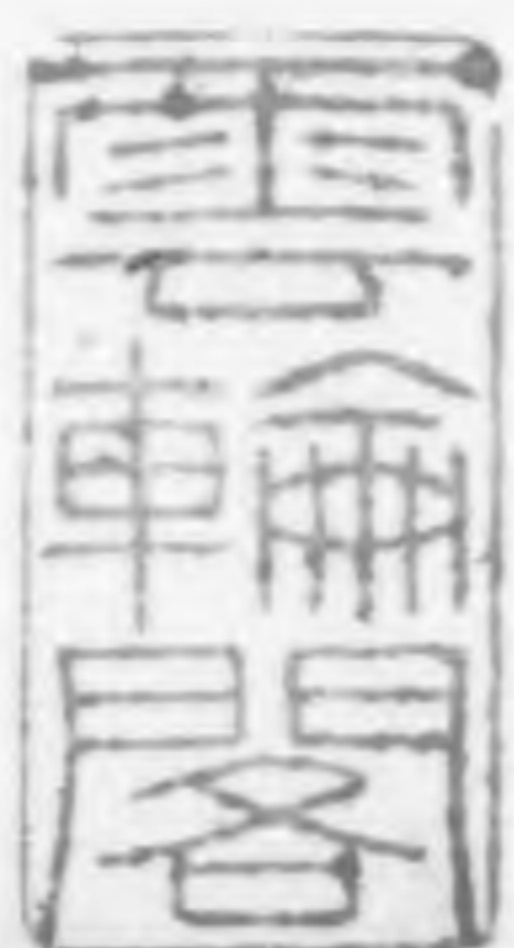
末三篇俱亡或云倅統篇即自序也

此史通孫潛、夫子校本於以刻多所

是正并足以訂近世通釋之失今年

予携之行篋尋覽數過每歎其佳
視主人見而愛之因照臨一過
而以其真歸焉問蒙居士於廣
州記時在秦隄寓中嘉慶甲子
八月三日也

壬子十月



宗本式

史通卷第一

內篇

劉氏

內篇六家第一

自古帝王編述文籍史言之備矣古往今來質
文遞變諸史之作不恒厥體推而為論其流有
六一曰尚書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傳家四曰
國語家五曰史記家六曰漢書家今略陳其義
列之於後

尚書家者其先出於太古易曰河出圖洛出書
聖人則之故知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觀書於

上天垂文鳥宗

本於号令宗

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刪其善者定為尚書百篇孔安國曰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尚書璇璣鈴曰尚者上也上天垂文以布節度如天行也王肅曰上所言下為史所書故曰尚書也推此三說其義不同蓋書之所主本於號令所以宣王道之正義發話言於臣下故其所載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至如堯舜二典直序人事禹貢一篇惟言地理洪範摠述灾祥頌命都陳喪禮茲亦為例不純者也又有周書者與

七十一

尚書相類即孔氏刊約百篇之外凡為七十二
章上自文武下終靈景甚有明允篤誠典雅高
義時亦有淺末恒說滓穢相參殆似後之好事
者所增益也至若職方之言與周官無異時訓
之說比月令多同斯百王之正書五經之別錄
者也自宗周既殞書體遂廢迨乎漢魏無能繼
者至晉廣陵相魯國孔衍以為國史所以表言
行昭法式至於人理常事不足備列乃刪漢魏
諸史取其美詞典言足為龜鏡者定以篇第纂

廿六卷 凡二十皆作廿
三十作卅

成一家由是有漢尚書後漢尚書漢魏尚書凡
為二十六卷至隋秘書監太原王郡陽又錄開皇
仁壽時事編而次之以類相從各為其目勒成
隋書八十卷尋其義例皆准尚書原夫尚書之
所記也若君臣相對詞旨可稱則一時之言累
篇咸載如言無足紀語無可述若此故事雖脫
略而觀者不以為非爰逮中葉文籍大備必剪
截今文模擬古法事非改轍理涉守株故元舒
所撰漢魏等篇不行於代也若乃帝王無紀公

中葉 宋

模擬 宋

闕傳 宋

卿缺傳則年月失序爵里難詳斯並昔之所忽
而今之所要如君懋隋書雖欲祖述商周憲章
虞夏觀其體制乃似孔氏家語臨川世說可謂
畫虎不成反類犬也故其書受嗤當代良有以
焉

春秋家者其先出於三代按汲冢璣語記太丁
時事目為夏殷春秋孔子曰疏通知遠書教也
屬辭比事春秋之教也知春秋始作與尚書同
時璣語又有晉春秋記獻公十七年事國語云

史通 卷之一
晉羊舌肸習於春秋。悼公使傳其太子。左傳昭二年。晉韓宣子來聘。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斯則春秋之目。事匪一家。至於隱沒無聞者。不可勝載。又按竹書紀年。其所記事。皆與魯春秋同。孟子曰：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然則乘與紀年。檮杌。其皆春秋之別名者乎。故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蓋皆指此也。逮仲尼之修春秋也。乃觀周禮之舊法。遵魯史之遺文。據行事。仍人道。就敗以明罰。因興

以立功。假日月而定歷數。藉朝聘而正禮樂。微婉其說。隱晦其文。為不刊之言。著將來之法。故能彌歷千載。而其書獨行。又按儒者之說。春秋也。以事繫日。以日繫月。言春以包夏。舉秋以兼冬。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苟如是。則晏子、虞卿、呂氏、陸賈。其書篇第。本無年月。而亦謂之春秋。蓋有異於此者也。至太史公著史記。始以天子為本紀。考其宗旨。如法春秋。自是為國史者。皆用斯法。然時移世異。體式不同。其

史通 卷之十一
所書之事也。皆言罕褒諱事無黜陟。故馬遷所
謂整齊故事耳。安得比於春秋哉。

左傳家者其先出於左丘明。孔子既著春秋而
丘明授經作傳。蓋傳者轉也。轉授經旨以授後
人。或曰傳者示也。所以傳示來世。按孔安國注
尚書亦謂之傳。斯則傳者亦訓釋之義乎。觀左
傳之釋經也。言見經文而事詳傳內。或傳無而
經有。或經闕而傳存。其言簡而要。其事詳而博。
信聖人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逮孔子云沒。

傳者示也。宋本作傳者傳也。平字。

經傳不作。于時文籍。唯有戰國策及太史公書
而已。至晉著作郎魯國樂資。乃追采二史。撰為
春秋後傳。其始以周貞王續前傳。魯哀公後。至
王赧入秦。又以秦文王之繼周。終於二世之滅。

平出宋

合成卅卷。當漢代史書。以遷固為主。而紀傳互
出。表志相重。於文為煩。頗難周覽。至孝獻帝始
命荀悅。撮其書為編年體。依左傳著漢紀三十
篇。自是每代國史。皆有斯作。起自後漢。至於高
齊。如張璠。孫盛。于寶。徐賈。裴子野。吳均。何之元。

依附左傳宋

王邵等其所著書或謂之春秋或謂之紀或謂之略或謂之典或謂之志雖名各異大抵皆依左傳以為的準焉

國語家者其先亦出於左立明既為春秋內傳又稽其逸文纂其別說分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事起自周穆王終於魯悼公列於春秋外傳國語合為二十一篇其文以方內傳或重出而小異然自古名儒賈逵王肅虞翻韋耀之徒並中以注釋治其章句此亦六經之流三傳之

為之策謀宋

亞也暨縱橫互起力戰爭雄秦兼天下而著戰國策其篇有東西二周秦齊燕楚三晉宋衛中山合十二國分為三十三卷夫謂之策者蓋錄而不序故即簡以為名或云漢代劉向以戰國游士為策謀因謂之戰國策至孔衍又以戰國策所書未為盡善乃引太史公所記參其異同刪彼二家聚為一錄號為春秋後語除二周及宋衛中山其所畱者七國而已始自秦孝公終於楚漢之際比於春秋亦盡二百三十餘年行

司馬彪宋虎不成
應肩許是
劉氏原本上葉作葉
同

事始衍撰春秋時國語復撰春秋後語勒成二書各為十卷今行於世者唯後語存焉按其書序云雖左氏莫能加世人皆尤其不量力不度德尋衍之此義自比於丘明者第謂國語非春秋傳也必方以類聚豈多嗤乎當漢氏失馭英雄角力司馬彪又錄其行事因為九州春秋州為一篇合為九卷尋其體統亦近代之國語也自魏都許洛三方鼎峙晉宅江淮四海幅裂其君雖號同王者而地實諸侯所在史官記其國

於是宋

家人宋

至梁世武帝宋

事為紀傳者則規模班馬創編年者則議擬荀袁為是史漢之體大行而國語之風替矣史記家者其先出於司馬遷自五經間行百家競列事跡錯採前後乖舛至遷乃鳩集國史採訪家乘上起黃帝下窮漢武紀傳以統君臣書表以譜年爵合百三十卷因魯史舊名目之曰史記自是漢世史官所續皆以史記為名迄乎東京著書猶稱漢紀至梁武帝又勅其群臣上自太初下終齊室撰成通史六百二十卷其書

自秦已上宋下同

大底宋

自秦以上皆以史記為本而別採他說以廣異聞至兩漢已還則全錄當時紀傳而上下通達臭味相依又吳蜀二主皆入世家五胡及拓拔氏列於夷狄傳大抵其體皆如史記其所為異者惟無表而已其後元魏濟除陰王暉業又著科錄二百七十卷其斷限亦起自上古而終於宋年其編次多依放通史而取其行事尤相似者共為一科故以科錄為號皇家顯慶中符璽郎隴西李延壽抄撮近代諸史南起自宋終於陳

皆以類相從宋

北始自魏卒於隋合一百八十篇號曰南北史其君臣流例別何紀傳羣分皆以類從各附於本國凡此諸作皆史記之流也尋史記疆宇遼闊年月遐長而分以紀傳散以書表每論家國一政而胡越相懸叙君臣一時而參商是隔此為其體之失者也無其所載多聚舊記時採雜言謂撰錄之煩者也况通史以降蕪累尤深遂使學者寧習本書而怠窺新錄且撰次無幾而殘缺

世本國語

國策等故使覽之者事罕異聞而語饒重出此

採

史通 卷之一
遂多可謂勞而無功述者所宜深誠也

漢書家者其先出於班固馬遷撰史記終於今
上自太初已下闕而不錄班彪因之演成後記
以續前篇至子固乃斷自高祖盡于王莽為十
二紀十志八表七十列傳勒成一史目為漢書
昔虞夏之典商周之誥孔氏所撰皆謂之書夫
以書為名亦稽古之偉稱尋其創造皆准子長
不為世家改書曰志而已自東漢以後作者相
仍皆襲其名號無所變革唯東觀日記三國曰

但不為世家

志然稱謂雖別而體制皆同歷觀自古史之所
載也尚書記周事終秦繆春秋述魯史止定公
記年下逮於魏亡史記唯論於漢始如漢書者
究西都之首末窮劉氏之廢興包舉一代撰成
一書言皆精練事甚該密故學者尋討易為其
功自古迄今無改斯道於是考茲六家商摧千
載蓋史之流品亦既久廢所可祖述者唯左氏
及漢書二家而已

亦窮之於此矣而朴散
淳銷時移世異尚書等
四家其体久廢嘉靖
本有此脫無既字

史通卷第一

史通卷第二

內篇

內篇

劉氏

二體第二

載言第三

本紀第四

世家第五

列傳第六

二體第二

宋

不可而詳

固以缺如宋

三五之代書有典墳悠哉邈矣不可得而詳自唐虞已下迄于周是為古文尚書然世猶淳質文從簡畧求諸備體固已缺如既而丘明傳春秋子長著史記載筆之體於斯備矣後來繼作

相與因循。假有改張。變其名目。區域有限。孰能踰此。蓋荀悅張璠。立明之黨也。班固華嶠。子長之流也。惟二家各相矜尚。必辯其利害。可得而言之。夫春秋者。繫日月而為次。列世歲以相續。中國外夷。同季共世。莫不備載其事。形于目前。理盡一言。語無重出。此其所以為長也。至於賢士貞女。高才雋德。事當衝要者。必盱衡而備言。跡在沉寘者。不枉道而詳說。如絳縣之老。杞梁之妻。或以酬晉卿而獲記。或以對齊君而見錄。

雋德
宋

其有賢如柳惠。仁若顏回。終不得彰其名氏。顯其言行。故論其細也。則纖芥無遺。語其麗也。則丘山是棄。此其所以為異也。史記者。紀以包舉。大端。傳以委曲。細事。表以序其季爵。志以總括遺漏。逮於天文地理。國典朝章。顯隱必該。洪纖靡失。此其所以為長也。若乃同為一事。分在數篇。斷續相離。前後屢出。於高紀則云。語在項傳。於項傳則云。事具高紀。又編次同類。不求年月。後生而擢居首秩。先輩而抑歸末章。遂使漢之

首秩
宋

史通 卷之二
賈誼將楚屈原同列魯之曹沫與燕荊軻並編此其所以為短也考茲勝負互有得失而晉世于寶著書乃盛譽丘明而深抑子長其義云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季之事靡有遺也尋其此說可謂勁挺之詞乎按春秋時事入於左氏所書者蓋三分得其一耳丘明自知其略也故為國語以廣之然國語之外尚多亡逸安得言其括囊靡遺者哉向使丘明世為史而皆倣左傳也至於前漢之嚴君平鄭子真後漢

之郭林宗黃叔度晁錯董生之對策劉向谷永之上書斯並德冠人倫名馳海內識洞幽顯言窮軍國或以身隱位卑不預朝政或以文煩事博難為次序皆略而不書斯則可也必情有所愆不加刊削則漢氏之志傳百卷併列於十二紀中將恐碎瑣多蕪闌單失力者矣故班固知其若此設紀傳以區分使其歷然可觀綱紀有別苟悅厭其迂濶又依左氏成書剪截班史篇才三十歷代保之有踰本傳然則班苟二體角

力爭先欲廢其一固亦難矣。後來作者不出二途。故晉史有王虞而副以于紀。宋書有徐沈而分為裴略。各有其美。並行於世。異夫令昇之言。唯守一家而已。

載言第三

古者言為尚書。事為春秋。左右二史分尸其職。蓋桓文作霸。糾糾合同盟。春秋之時。事之大者也。而尚書闕紀。秦師敗績。繆公誠誓。尚書之中。言之大者也。而春秋靡錄。此則言事有別。斷可知。

糾合宋

文辭入記 宋

分其次敘

唯言無獨錄 宋

矣。逮左氏為書。不遵古法。言之與事。同在傳中。然而言事相兼。煩省合理。故使讀者尋繹不倦。覽諷忘疲。至於史漢。則不然。凡所包舉。務存恢博。文辭之記。繁富為多。是以賈誼晁錯董仲舒。東方朔等傳。唯尚錄言。罕逢載事。夫方述一事。得其綱紀。而隔以大篇。分其序叙。遂令披閱之者。有所憊然。後史相承。不改其轍。交錯紛擾。古今是同。按遷固列君臣於紀傳。統遺逸於表志。雖篇名甚廣。而言獨無錄。愚謂凡為史者。宜於

表志之外更立一書。若人主之制問誥令，群臣之章表移檄收之紀傳，悉入書部，題為制冊章表書，以類區別。他皆放此，亦猶志之有禮樂志、刑法志，又詩人之什，自成一家。故風雅比興，非三傳所取，自六義不作文章生焉。若韋孟諷諫之詩，揚雄出師之頌，馬卿之書，封禪賈誼之論，過秦諸如此文，皆施紀傳。切謂宜從古詩例，斷入書中，亦猶舜典列元首之歌，夏書包五子之詠者也。夫能使史體如是，庶幾春秋尚書之道。

無使字宗

備矣。晉于寶議撰晉史，以為宜准左丘明，其臣下委曲，仍為譜注。于時議者莫不宗之。故前史之所未安，後史之所宜革，是用敢同有識爰立茲篇。庶世之作者，覩其利害，如謂不然，請俟來哲。

本紀第四

昔汲冢竹書，是曰紀年。呂氏春秋，肇立紀號。蓋紀者，網紀庶品，網羅萬物，考篇目之大者，其莫過於此乎。及司馬遷之著史記也，又列天子行

事以本紀名篇。後世因之守而勿失。譬夫行夏時之正朔。服孔門之教義者。雖地遷陵谷。時變質文。而此道常行。終莫之能易也。然遷之以天子為本紀。諸侯為世家。斯誠謹矣。但區域既定。而疆理不分。遂令後之學者。罕詳其義。按姬自后穆穆至於西伯。嬴自伯翳至於莊王。爵乃諸侯。而名隸本紀。若以西伯莊王以上。別作周秦世家。持殷紂以對武王。按秦繆以承周赧。使帝王傳授昭然有別。豈不善乎。必以西伯以前其事。

簡約別加一目。不足成篇。則伯翳之至莊王。其書先成一卷。而不共世家等列。輒與本紀同編。此尤可恠也。項羽僭盜而死。未得成君。求之於古。則齊無知衛州吁之類也。安得諱其名字。呼之曰王者乎。春秋吳楚僭擬書如列國。假使羽竊帝名。正可抑同羣盜。况其名曰西楚。號止霸王者乎。霸王者。即當時諸侯。諸侯而稱本紀。求名責實。再三乖繆。蓋紀之為體。猶春秋之經。繫日月以成歲時。書君上以顯國統。曹武雖曰人

次魏書宋
啟使下世之中宋

臣實同王者。以未登帝位。國不建元。陳志權假漢年。編作魏紀。亦猶兩漢書。首列秦莽之正朔也。後來作者。宜准於斯。而陸機晉書。列紀三祖。直序其事。竟不編年。年既不編。何紀之有。夫位終北面。一槩人臣。儻追加大號。止入傳限。是以弘嗣其史。不紀孫和。緬求故實。非無往例。逮伯起之次魏。乃編景穆於本紀。以戾國虛謚。間厠武昭。欲使百世之中。若為魚貫。又紀者既以編年為主。唯敘天子一人。有大事可書者。則見之。

於年月。其書事委曲。付之列傳。此其義也。如近

代述者。魏著作李安平之徒。其撰魏齊二史。魏

淵撰後魏書李於諸帝篇。或雜載臣下。或兼言北

他事。巨細畢書。洪纖備錄。如彥淵帝紀載沙苑

南之敗全為傳體。有異紀文。迷而不悟。無乃太

甚。世之讀者。幸為詳焉。

世家第五

自有王者。便置諸侯。列以五等。疏為萬國。周之東遷。王室大壞。於是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迄乎

萬國宋下同

秦世分為七雄。司馬遷之記諸國也。其編次之體與本紀不殊。蓋欲抑彼諸侯異乎天子。故假以他稱。名為世家。之為義也。豈不以開國承家。世代相續。至於陳勝起自群盜。稱王六月而死。子孫不嗣。社稷靡聞。無世可傳。無家可宅。而以世家為稱。豈當然乎。夫史之篇目。皆遷所創。豈以自我作古。而名實無準。且諸侯大夫家國本別。三晉之與田氏。自未為君。而前齒列陪臣。屈身藩后。而前後一統。俱歸世家。使君臣相雜。升

降失序。何以責季孫之八佾舞庭。管氏之三歸反坫。又列號東帝。抗衡西秦。地方千里。高視六國。而沒其本號。唯以田完割名。謂田完世家也。求之人情。孰謂其可。當漢氏之有天下也。其諸侯與古不同。夫古者諸侯皆即位建元。專制一也。綿綿瓜瓞。卜世長久。至於漢代則不然。其宗子稱王者。皆受制京邑。自同州郡。異姓封侯者。必從官天朝。不臨方域。或傳國唯止一身。或襲爵才經數世。雖名班爵胙土。而禮異人君。必編為世家。

無爵字 采

史通 卷之三
實同列傳。而馬遷強加別錄。以類相從。雖得畫一之宜。詎識隨時之義。蓋班漢知其若是。釐革前非。至如蕭曹茅土之封。荆楚葭葦之屬。並一槩稱傳。無復世家事勢當然。非矯枉也。自茲已降。年將四百。及魏有中夏。而楊益不賓。終亦受屈中朝。見稱偽主。為史者必題之以紀。則上通帝王。勝之以傳。則下同臣妾。梁主勅撰通史。定為吳蜀世家。持彼僭君。比諸列國。去太去甚。其得折中之規乎。次有子顯齊書。比編魏虜。牛弘名相傳。靡易者矣。

列傳第六

夫紀傳之興。肇於史漢。蓋紀者編年也。傳者列事也。編年者曆帝王之歲月。猶春秋之經。列事者錄人臣之行狀。猶春秋之傳。春秋則傳以解經。史漢則傳以釋紀。尋茲例草創。始自子長。而朴略猶存。區分未盡。如項王立傳。而以本紀為

名非唯羽之僭盜不可同於天子且推其序皆作傳言求謂之紀不可得也或曰遷紀不可得也或曰遷紀五帝夏殷亦皆列事而已子魯不之恠何獨尤於項紀哉對曰不然夫五帝之與殷夏也正朔相承子孫遞及雖無年可著紀亦何傷如項羽者事起秦餘身終漢始殊夏氏之后羿似皇帝之蚩尤譬諸閏位容可列紀方之駢股難以成編且夏殷之紀不引他事夷齊諫周實當紂日而拱為列傳不入殷篇項紀則上

黃

嘉靖
本無

下同載君臣交雜紀名傳體所以成媿夫傳紀之不同猶詩賦之有別而後來繼作亦多所未詳按范曄漢書紀后妃六宮其實傳也而謂之為紀陳壽國志載孫劉二帝其實紀也而呼之曰傳考數家之所作其未達紀傳之情乎苟上智猶且若斯則中庸故可知矣又傳之為體大抵相同而述者多方有時而異耳如二人行事首尾相隨則有一傳兼書包括令盡若陳餘張耳合體成篇陳勝吳廣相叅並錄是也亦有事

跡雖寡名行可崇寄在他篇為其標討若商山
四皓事列王陽之首廬江毛義名在劉平之上
是也自茲已後史氏相承述作雖多斯道多廢
其同於古者惟有附出而已事尋附出之為義攀
列傳以垂名若紀季之人齊顓臾之事魯皆附
庸自託得廁於朋流然世之求名者咸以附出
為小蓋以其因人成事不足稱多故也竊以書
名竹素豈限詳略但問其事竟如何耳借如邵
平紀信沮授陳容或運一異謀樹一竒節並能
傳之不朽人到于今稱之豈假編名作傳然後
播其遺烈也嗟乎自班馬以來獲書於國史者
多矣其間則有生無令聞死無遺跡用使游談
者靡徵其事講習者罕記其名而虛傳班史妄
占篇目若斯人者可勝紀哉古人以沒而不朽
為難蓋為此也

史通卷第二

史通卷第三

內篇

表曆

表曆第七

書志

旁行邪上宗

蓋譜之建名起於周氏表之所作因譜為形故
桓君山有云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斜上並効
周譜此其證歟夫以表為文用述時事施彼譜
曆容或可取載諸史傳未見其宜何則易以六
文窮變化經以一字成褒貶傳包五始詩舍六

義故知文尚簡要。語惡煩蕪。何必歛曲重沓。方稱周備。觀觀焉遷史記。則不然矣。天子有本紀。諸侯有世家。公卿已下有列傳。至於祖孫昭穆。年月職官。各在其篇。具有其說。用相考覈。居然可知。而重列之以表。成其煩費。豈非謬乎。且表次在篇第。編諸卷軸。得之不為益。失之不為損。用使讀者。莫不先看本紀。越至世家。表在乎其間。緘而不視。語其無用。可勝道哉。既而班東二史。東謂東觀漢史。各相祖述。迷而不悞。無異逐狂。必曲為

銓擇。強加引進。則列國年表。或可存焉。何者。當春秋戰國之時。天下無主。群雄錯峙。各自年世。若申之於表。以統其時。則諸國分年。一時盡見。如兩漢御曆。四海成家。公卿既為臣子。王侯才比郡縣。何用表其年數。以別於天子者哉。又有甚於斯者。異於班氏之人表也。區別九品。網羅千載。論世則異時。語姓則他族。自可方以類聚。物以群分。使善惡相從。先後為次。何籍而為表乎。且其書上自庖犧。下窮嬴氏。不言漢事。而編

為功宗

入漢書。鳩居鵲巢。蔦施松上。附生疣贅。不知剪截。何斷而為限。至法盛書載中興。改表為注。名目雖巧。蕪累亦多。當晉氏播遷。南據楊越。魏宗勃起。北雄燕代。其間諸偽。十有六家。不附正朔。自相君臣。崔鴻著表。頗有甄明。比於史漢群篇。其要為切者矣。若諸子小說。編年雜記。如常昭洞紀。陶弘景帝王歷。皆因表而作用。成其書。既非國史之流。故存而不述。

書志第八

典序 五行志

天文志 雜志

藝文志

夫刑法禮樂風土山川。求諸文籍。出於三禮。及班馬著史。別裁書志。考其所記。多効禮經。且記傳之外。有所不盡。隻事片文。於斯備錄。語其通博。信作者之淵海也。原夫司馬遷曰書。班固曰志。東觀曰記。華嶠曰典。張勅曰錄。何法盛曰說。名目雖異。體統不殊。亦猶楚謂檣杪。晉謂之乘。魯謂之春秋。其義一也。於其編次。則有前曰平。准。後云食貨。古號河渠。今稱溝洫。析郊祀為宗廟。分禮樂為威儀。懸為出於天文。郡國生於地。

楚謂之檣杪

無次字宗

析郊祀

理如斯變革不可勝計。或名非而物是。或小異而大同。但作者愛奇。耻於仍舊。必尋源討本。其歸一揆也。皆乃五行藝文。班補子長之闕。百官輿服。謝拾孟堅之遺。王隱後來。加以瑞異。魏收晚進。弘以釋老。斯則自我作故。出乎胸臆。求諸歷代。不過一二者焉。大抵志之為篇。其流十五六家而已。其間則有妄入編次。虛張部帙。而積習已久。不悟其非。亦有事應可書。宜別標題。而古來作者。曾未覺察。今畧陳其義。列於下云。已上

書志
總論

夫兩曜百星。麗於玄鳥。非如九州萬國。廢置魚。恒。故海田可變。而景緯無易。古之天。猶今之天也。今之天。即古之天也。必欲刊之國史。施於何代。不可也。但史記包括所及。區域綿長。故書有天官。讀者竟忘其誤。推而為論。未見其宜。班固因循。復以天文作志。志無漢事。而隸入漢書。尋篇考限。覩其乖越者矣。降及有晉。迄于隋氏。或地止一隅。或年才二世。而彼蒼列志。其篇倍多。

流宕忘歸不知紀極方於漢史又孟堅之罪人也切以國史所書宜述當時之事必為志而論天為也但載其時彗孛氛祲薄食晦明禪竈梓慎之所占京房李邵之所候至於熒惑退舍宋公延齡中台告拆晉相速禍星集潁川而賢人聚月犯少微而處士亾如斯之類志之可也若乃體分濛瀨色著青蒼丹曦素魄之躔次黃道紫宮之分野既不預於人事輒編之於策書故曰刊之國史施於何代不可也其間唯有袁山

松沈約蕭子顯魏收等數家頗覺其非不遵舊例凡所記錄多合事宜寸有所長賢於班馬遠

矣已上天
文志

伏羲已降文籍始備逮於戰國其書五車傳之無窮是曰不朽夫古之所制我有何力而班漢

定其流別編為藝文志論其妄載事等上篇謂

文續漢已還祖述不暇夫前志已錄而後志仍

書篇目如舊頗煩互出何異以水濟水誰能飲之者乎且漢書之志天文藝文也蓋欲廣列篇

名示存書體而已。文字既少，披閱易周，故雖乘節文而未甚穢累。既而後來繼述，其流日廣。天文則星占月會，渾圖周髀之流；藝文則四部七錄，中經秘閣之輩，莫不各踰三篋，自成一家。史臣所書，宜其輒簡，而近世有著隋書者，乃廣包衆作，勒成二志，騁其繁富，百倍前修，非唯循覆車而重軌，亦復加濶眉以半額者矣。但自史之立志，非復一門，其理有不安，多從沿革，唯藝文一體，古今是同，詳求厥義，未見其可。愚謂凡撰

志者，宜除此篇，必不能去。當變其體，近者宋孝王關東風俗傳，亦有墳籍志，其所錄皆鄴下文儒之士，雝校之司，所列書名，唯取當時撰者。習茲楷則，庶免譏嫌。語曰：雖有絲麻，無棄管蒯。於宋生得之矣。已上藝文志

夫灾祥之作，以表吉凶，此理昭昭，不易誣也。然則麒麟闢而日月蝕，鯨鯢死而彗星出，河變應於千年，山崩由於朽壤。又語曰：太歲在丑，乞漿得酒；太歲在巳，販妻鬻子。則知吉凶遠代，如盈

縮循環此乃關諸天道不復繫乎人事且周王
決疑龜焦著折宋皇誓衆竿壞幡亡梟止梁師
之營鵬集賈生之舍斯皆妖灾著象而福祿來
鍾愚智不能知晦明莫之測也然而古之國史
聞異則書未必皆審其休咎詳其美惡也故證
候相軋有異不為灾見於春秋其事非一洎漢
興儒者乃考洪範以釋陰陽其事也如江璧傳
於鄭客遠應始皇卧柳植於上林近符宣帝門
樞白髮元后之祥柱柳植於上林黃雀新都之識舉夫一

二良有可稱至於蜚蠊蝻蝻食崩折隕雨霜
雹大水無冰其所證明實皆迂闊故當春秋之
世其在於魯也如有旱雩舛候螟螣傷苗之屬
是時或秦人歸禴或毛伯賜命或滕邾入朝或
晉楚來聘皆持此恒事應彼咎徵旻穹垂譎厥
罰安在探賾索隱其可略諸且史之記載難以
周悉近者宋氏年唯五紀地止江淮書滿百篇
彌為繁富作者猶廣之以拾遺加之以語錄况
彼春秋之所記也二百四十年行事夷夏之國

昊穹宗

知其言所略

無宗 自宗

盡書而經傳集解卷才三十則知其所略蓋亦多矣而漢代儒者羅災青於二百年外討符會於三十卷中安知事有不應於人應人而失其事何得苟有變而必知其垂者哉若乃採前文而改易其說謂王札子之作亂在彼成年春秋元年二月無水董仲舒以為其時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案今春秋經孔子殺召毛事在宣十五年非成夏徵舒之構逆當夫昭代春秋昭公九年公時為楚嚴王為陳討夏徵舒因滅陳陳之臣子毒恨故致火災案楚嚴王之滅陳在宣十一年如昭九年所滅者乃楚靈王時且莊王卒恭王立恭王卒康王立康王卒夾敖立夾敖卒靈王立

共主宗

相去九五世在五行志上卷中楚嚴作霸荆國始僭稱王春秋桓公三年日有蝕之既京房易傳以為楚嚴稱王無地千里案自武王始僭號歷定成繆三王始至於嚴然則楚之稱王已四世矣何得言嚴始稱哉又魯桓薨後世歷嚴閔歷文宣九五君而楚嚴作霸安有桓三年日食而應之邪高宗諒陰亳都實生

桑穀尚書伊陟相太戊亳有桑穀拱生劉向以為殷道衰高宗承弊而起盡諒陰之衰天下應之既獲顯赫怠於政事而國將危亡故桑谷之異見按大成崩其後嗣有仲丁河亶里祖乙盤庚九歷五世始至武丁即高宗是也桑自太戊時生非高宗事高又本不都於亳

穀晉悼臨國六卿專政以君事臣董仲舒以為成公十七年

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時宿在畢晉家象也晉厲公後莫敢責大夫六卿遂相與比周專晉國

君還事按春秋成公十二年魯僖末年三桓世官

月丁巳朔日食非是六月魯僖三十年十二月殞霜不殺

殺嫡立庶春秋僖公三十年是時公子遂專權三桓

始世官向又曰嗣君微失柄來事之象也又釐

公二十九年秋大雨雹劉向以為釐公末年信

用公子遂專權自恣至於殺君故陰脅陽之象

見釐公不悟遂終專權後二年殺子赤立宣公

按此事乃文公末出不是僖公時也遂即斯皆

東門襄仲赤文公太子即惡也

不憑章句直取胃懷或以前為後以虛為實移

的就箭曲取相諧掩耳盜鍾自云無覺詎知後

生可畏來者難誣者邪又品藻群流題目庶類

謂莒天為國救為強州驚著青色負蟻匪中國

之虫春秋嚴公二十九年有蜚劉歆以為蜚負

女同川澤淫風所生是時嚴公取齊淫女為夫

人既入淫於兩叔故蜚至按負蟻中國所生不

獨出鸚鵒為夷狄之鳥春秋昭公一十三年鸚

南越之禽按鸚鵒中國皆有唯不如斯詭妄不可殫

喻濟水耳事見周官

論而班固就加纂次曾靡銓擇因以五行編而

為志不亦惑乎且每有敘一災推一恠董京之

說前後相反桓公三年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

晉曲沃莊伯殺晉侯京房以為向歆之解父子不

為後楚嚴稱王燕地千里也向歆之解父子不

同嚴公七年夜中星隕如雨劉向以為夜中者

即中國也劉歆以為晝象夷狄劉向又以為

史通

卷之三

九

賦生南越。劉歆以為盛。遂乃双載其文。兩存要
理。言無准的事。益煩費。豈所謂撮其機要。收彼
菁華者乎。自漢中興已還。迄于宋齊。其間司馬
彪。臧榮緒。沈約。蕭子顯。相承載筆。競志五行。雖
未能盡善。而大較多實。何者。如彪之徒。皆自以
名慙漢儒。才劣班史。凡所辯論。務守常途。既動
遵繩墨。故理絕河漢。兼以古書從畧。求徵應者
難談。近史尚繁。考祥符者。易洽。此昔人所以言
有垂越。後進所以事不精審也。然則天道遼遠。

成此有詞

禪竈焉。知日蝕不常。文伯所對。至如梓慎之占
星象。趙達之明風角。單颺識魏。作於黃龍。董食
徵。晉亂於蒼烏。斯皆肇彰先覺。取驗將來。言必
有中。語無虛發。苟誌諸竹帛。其誰曰不然。若乃
前事已往。後來追證。課彼虛說。成此游詞。多見
其老生常談。徒煩翰墨者矣。子曰。蓋有不知而
作之者。我無是也。包曰。時人有穿鑿妄
作篇籍者。故云然。又曰。君
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又曰。知之為知之。不
知為不知。是知也。嗚呼。世之作者。其鑒之哉。談

是智也

何容易。駟不及舌。魚為強著一言。受嗤千載也。
已上五行志

或以為天文藝文。雖非漢書所宜取。而可廣聞見。難為刪削也。對曰。苟事非其限。而越理來書。自可觸類而長。于何不錄。又有要於此者。今可得而言焉。夫圓首方足。含靈受氣。吉凶形於相貌。貴賤彰於骨法。生人之所欲知也。四支六腑。痲瘵所纏。苟詳其孔穴。則砭灼無悞。此養生之尤急。且身名並列。親踈自明。豈可近昧形骸而

相克宗下同

遠求辰象。既天文有志。何不為人形志乎。茫茫九州。言語各異。大漢輶軒之使。譯導而通。足以驗風俗之不同。示皇威之廣被。且事當災運。尤相關涉。尔雅釋物。非無徃例。既藝文有志。何不為方言志乎。但班固綴孫卿之詞。以序刑法。探孟軻之語。用裁食貨。五行出劉向洪範。藝文取劉歆七畧。因人成事。其目遂多。至若許負相經。楊雄方言。並當時所重。見傳流俗。若加以二志。幸有其書。何獨捨諸。深所未曉。歷觀衆史諸志。

列名或前畧而後詳或古無而今有雖遍補所
闕各自以為工推而論之皆未得其最蓋可以
為志者其道有三焉一曰都邑志二曰氏族志
三曰方物志何者京邑翼翼四方是則千門萬
戶兆庶仰其神威虎踞龍蟠帝王表其尊極兼
復土堦卑室好約者所以安人阿房未央窮奢
者由其敗國此則其惡可以誡世其善可以勸
後者也且宮闕制度朝廷軌儀前王所為後王
取則故齊府肇建誦魏都以立宮代國初遷寫

隨代宗

吳京而樹闕故知經始之義卜揆之功經百王
而不易無一日而可廢也至如兩漢之都咸洛
晉宋之宅金陵魏徙伊瀍齊居漳滏隋氏二世
分置兩都此並規模宏遠名號非一凡為國史
者宜各撰都邑志列於輿服之上金石艸木縞
紵絲枲之流鳥獸虫魚齒革羽毛之類或百蠻
攸稅或萬國是供夏書則編於禹貢周書則託
於王會亦有圖形九牧之鼎列狀四荒之經觀
之者擅其博學聞之者騁其多識自漢氏拓境

擅其博學聞之者宗本
作博聞學未

輸其善馬

魚國不賓。則有邛竹傳節。筠醬流味。大宛獻其善馬。條支致其巨雀。爰及魏晉。迄于周隋。咸亦遐邇來王。任土作貢。異物歸於計吏。竒名顯於職方。凡為國史者。宜各撰方物志。列於食貨之首。帝王苗裔。公侯子孫。餘慶所鍾。百世無絕。能言吾祖。郊子見師於孔公。不識其先。籍談取誚於姬后。故撰氏本。式辯諸宗。楚置三閭。實掌王族。逮乎晚葉。譜學尤煩。用之於官。可以品藻士庶。施之於國。可以甄別華夷。自劉曹受命。雍豫

東度

革夷從夏

為宅。世胄相承。子孫番衍。及永嘉東渡。流寓揚越。代氏南遷。夷從華夏。於是中朝江右。南北混淆。華壤邊民。虜漢相雜。隋有天下。文軌大同。江外山東。人物殷湊。其間高門貴族。非復一家。郡正州都。世掌其任。凡為國史者。宜各撰氏族志。列於百官之下。蓋自都邑已降。氏族而往。實為志者所宜先。而諸史竟無其錄。如休文宋籍。廣以符瑞。伯起魏篇。加之釋老。徒以不急為務。曾何足云。惟此數條。粗加商畧。得失利害。從可知

續次

矣庶夫後來作者擇其善而行之已上雜志

或問曰子以都邑氏族方物宜各續次以志名

篇夫史之有志多憑舊說苟世無其錄則闕而

不編此都邑之流所以不果列志也對曰按帝

王建國本無恒所作者記事亦在相時遠則漢

有三輔典近則隋有東都記於南則有宋南徐

州記晉宮闕名於北則有洛陽伽藍記鄴都故

事蓋都邑之事盡在是矣譜謀之作盛於中古

漢有趙父改三輔決錄晉有摯虞氏族記江左有

譜謀

方思格

兩主百家譜中原有方思司殿格蓋氏族之事盡

在是矣自沈莹著臨海水土周處撰陽羨土風

厥類衆夥諒非一族是以地理為書陸澄集而

難盡水經加注酈元編而不窮蓋方物之事盡

在是矣凡此諸書代不乏作必聚而為志奚事患

無文譬夫涉海求魚登山採木至於鱗介脩短

柯條巨細蓋在擇之而已苟為漁人匠者何慮

山海之貧罄哉

史通卷之三

史通卷第四

內篇

論贊

序例

題目

斷限

編次

稱謂

論替第九

春秋左氏傳每有發論假君子以稱之二傳云
 公羊子穀梁子史記云太史公既而班固曰讚
 荀悅曰論東觀曰序謝承曰詮陳壽曰評王隱
 曰議何法盛曰述楊雄曰譔劉昫曰奏袁宏裴

子野自姓顯名皇甫謐葛洪列其所號史官所撰通稱史臣其名萬殊其義一揆必取便於時者則摠歸論著所以辯疑惑釋凝滯若愚智共了固無俟商榷立明君子曰者其義實在於斯司馬遷殆限以篇終各書一論必理有非要則強生其文史論之煩實萌於此夫擬春秋以成史持論尤宜闊畧其有本無疑事輒誤論以裁之此皆私徇筆端苟銜文彩嘉辭美句寄諸簡冊豈知史書之大體載削之指歸者哉必尋其

得失考其異同子長淡薄無味承祚懦緩不切賢才間出隔世同科孤堅辭惟溫雅理多愜當其尤美者有典誥之風翩翩弈弈良可詠也仲豫義理雖長失在繁富自茲已降流宕忘返大抵皆華多於實理少於文鼓其雄辭誇其儷事必擇其善者則于寶范擘裴子野是其最也沈約臧榮緒蕭子顯抑其次也孫安國都無足採習鑿齒時有可觀若袁彥伯之務歸玄言謝靈運之虛張高論王卮無當曾何足云王邵志在

簡直言兼鄙野苟得其理遂忘其文觀過知人斯之謂矣大唐修晉書作者皆當代詞人遠棄史班近宗徐庾夫以飾彼輕薄之句而編為史籍之文無異加粉黛於壯夫服綺紈於高士者矣史之有論也蓋欲事無重出省文可知如太史公曰觀張良貌如美婦人耳項羽重瞳豈舜苗裔此則別加他語以補書中所謂事無重出者也又如班固贊曰萬石君之為父浣衣君子非之王楊孫裸葬賢於秦始皇遠矣此則片言

如約而諸義甚備所謂省文可知也及後來讚語之作多錄紀傳之言其有所異唯加文飾而已至於甚者則天子操行具諸紀末繼以論曰接武前修紀論不殊徒為再列馬遷序傳後歷寫諸篇各叙其意既而班固變為詩體號之曰述范曄改往述名呼之以贊尋述贊為例篇有一章事多者則約之以使少理小者則張之以令大名實多爽詳畧不同且欲觀人之善惡史之褒貶蓋無假於此然固之總述合在一篇使

其條貫有序。歷然可閱。蔚宗後書實同班氏。乃各附本事。書於卷末。篇目相離。斷絕失次。而後生作者。不悟其非。如蕭李南北史。蕭子顯李百藥大唐新修晉史。皆依范書誤本。篇終有贊。夫每卷立論。其煩已多。而嗣論以贊。為贖彌甚。亦猶文士製碑序終。而續以銘。曰釋氏演法義盡。而宣以偈言。苟撰史若斯。難與議夫簡要者矣。至若與奪乖宜。是非失中。如班固之深排賈誼。范曄之虛美隗囂。陳壽謂諸葛不逮管蕭。魏收稱爾朱可方伊霍。或言傷其實。或擬非其倫。必備加擊難。則五車難盡。故畧陳梗槩。一言以蔽之。

序例第十

孔安國有云。序者所以序作者之意也。竊以書列典謨。詩合比興。若不先叙其意。難以曲得其情。故每篇有序。敷暢厥義。降逮史漢。以記事為宗。至於表志雜傳。亦時復立序。文兼史體。狀若子書。然可與誥誓相參。風雅齊列矣。迨華嶠後漢。多同班氏。如劉平。江革等傳。其序先言孝道。

敘作者 宋

降殆 宋

次述毛義養親。此則前漢王貢傳體。其篇以四皓為始也。嶠言辭簡質。叙致溫雅。味其宗旨。亦孟堅之亞歟。爰洎范曄。始革其流。遺棄史才。矜術文彩。後來所作。他皆若斯。於是遷固之道。忽諸。微婉之風。替矣。若乃后妃列女。文苑儒林。凡此之流。范氏莫不列序。夫前史所有。而我書獨無。世之作者。以為恥愧。故上自晉宋。下及陳隋。每書必序。課成其數。蓋為史之道。以古傳今。古既有之。今何為者。濫觴肇跡。容或可觀。累屋重

科條一辯

起無乃太甚。譬夫方朔始為客難。續以賓戲。解嘲。枚乘首唱七發。加以七章七辨。音辭雖異。旨趣皆同。此乃讀者所便聞。老生之恒說也。夫史之有例。猶國之有法。國之無法。則上下靡定。史之無例。則是非莫官。蓋夫子作經。始發凡例。左氏立傳。顯其區職。科候條之辨。彪炳可觀。降及戰國。迄乎有晉。年逾五百。史豈受才。雖其體屢變。而斯文終絕惟重立凡例。勒成晉紀。鄧孫已下。遂躡其蹤。史例申要。終斯

域

嘉靖本
作脩

為盛若沈宋之志序蕭齊之序錄雖皆以序為名其實例也必定其臧否徵其善惡于寶范曄理切而多功鄧粲道鸞詞煩而寡要子顯雖文場蹇躓而義甚優長斯一_二家皆序例之美者夫事不師古匪說攸聞苟摸楷曩賢理非可諱而魏收作例全取蔚宗貪天之功以為己力異夫范依政駿班習子長攘袂公行不陷穿窬之罪也蓋凡例既立當與紀傳相符按唐_皇朝晉書例云凡天子廟號惟書於卷末依檢孝武崩後

人有本行字者

竟不言廟曰烈宗又按百藥齊書例云人有本字行者今並書其名依檢如高慎斛律光之徒多所仍舊謂之仲密明月此並非言之難行之難也及晉齊史例皆云坤道卑柔中宮不可為紀今編同列傳以戒牝雞之晨切惟錄皇后者既為傳體自不可加以紀名二史之以后為傳雖云允愜而解釋非理成其偶中所謂畫蛇而加足反失杯中酒也至於題目失據褒貶多違斯並散在諸篇此可得而略矣

題目第十一

上古之書有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其次有春秋尚書禱祝志乘。自漢已下其流漸繁。大抵史名多以書記紀略為主。後生祖述各從所好。沿革相因。循環遞習。蓋區域有限。莫踰於此焉。至孫盛有魏氏春秋。孔衍有隋尚書。陳壽王邵曰志。何之元劉璠曰典。此又好竒馭俗。習舊捐新。雖得稽古之宜。未達從時之義。推而論之。其編年月日者。謂之紀。列記傳者。謂之書。取順於時斯為最。

嘉靖本無

有漢尚書 宋

也。夫名以定體。為實之賓。苟失其途。有乖至理。

按呂陸二氏。

不韋賈

各著一書。惟次篇章。不繫時

呂嘉靖本

月。此乃子書雜記。而皆號曰春秋。魚豢姚蔡著

魏梁二史。巨細畢載。蕪累甚多。而俱勝之以略。

考名責實。奚其喪歟。若乃史傳雜篇。區分類聚。

隨事立號。諒無恒規。如馬遷撰皇后傳。而以外

戚命章校外戚憑皇后以得名。之猶宗室。因天子而顯稱。若

編皇后而曰外戚傳。則書天子而曰宗室紀。可

乎。班固撰人表。以古今為目。尋其所載也。皆自

賴後來作者宗
持載記表名

秦而往非漢之事古誠有之今則安在子長史
記別舛八書孟堅既以漢為書不可更標書號
改書為志義在反文而何氏中興易志為記此
則貴於革舊未見其能取新夫戰爭方殷雄雌
未決則有不奉正朔自相君長必國史為傳宜
別立科條至如陳項諸雄寄篇漢籍董袁羣賊
附列魏志既同臣子之例孰辨彼此之殊惟東
觀以平林下江諸人列為載記顧後來作者莫
之遵効逮新晉始以十六國主特載記表名可

嘉靖
本無

謂擇善而行巧於師古者矣觀夫舊史列傳題
卷靡恒文少者則具出姓名若司馬相如東方
朔是也字煩者惟書姓氏若毋將蓋陳衛諸葛
傳是也必人多而姓同者則結定其數若二袁
四張二公孫傳是也如此標格足為詳審至范
曄舉例始全錄姓名歷短行於卷中叢細字於
標外其子孫附出者注於祖先之下乃類俗之
文按孔目藥艸經方煩碎之至孰過於此切以
周易六爻義存象內春秋萬國事具傳中讀者

雙

獻宗

研尋篇終自曉何必開帙解帶便令照然滿目也自茲已降多師蔚宗魏收因之則又甚矣其有魏世隣國編於魏史者於其人姓名之上又列之以邦域申之以職官至如江東帝王則云僭晉司馬獻島夷劉裕河西酋長則云私置涼州牧張寔私署涼王李暠此皆篇中所具又於卷首具列必如收意使其撰兩漢書三國志題諸盜賊傳亦當云僭西楚項羽偽寧朔王傀魏自餘陳涉張步劉璋袁術其位號皆一二具言

無所不盡也者蓋法令滋章古人所慎若范魏之裁篇目可謂滋章之甚者乎苟忘彼大體好茲小數難與議夫婉而成章一字以為褒貶者矣

斷限第十二

夫書之立約其來尚矣如尼父之定虞書也以舜為始而云粵若稽古帝堯立明之傳魯史也以隱為先而云惠公元妃孟子此皆正其疆里開其首端因有沿革遂相交互事勢當然非為濫軼也過此已往可謂狂簡不知所裁者焉夫

史通 卷之四

其達宋 仰苞宋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若漢書之立表志其
殆侵官離局者乎考其濫觴所出起乎司馬氏
按馬記以史制名班書持漢標目史記者載數
千年之事無所不容漢書者紀十二帝之時有
限斯極固既分遷之記判其去取紀傳所存惟
留漢目表志所錄乃盡犧年舉一反三豈不若
是膠柱調瑟不亦繆歟但固之踏駁既往不諫
而後之作者咸習其迷宋史則上括魏朝隋書
則仰苞梁代求其所書之事得十一於千百一

燃齊

成其例莫之敢移求言其理可為歎息當魏武
乘時撥亂電掃羣雄鋒鏑之所交網羅之所及
者蓋惟二袁劉呂而已各進鴆行弒燃臍就戮
搃關王室不涉霸圖而陳壽國志引居傳首夫
漢之有董卓猶秦之有趙高昔東令之誅既不
列于漢史何太師之斃遂獨刊於魏書乎兼復
臧洪陶謙劉虞孫讚生於季相自相吞噬其於
曹氏也非唯理異犬牙固亦事同風馬漢典所
具而魏冊仍編豈非流宕忘歸迷而不悟者也

史通

卷之四

九

吳四

凌架 宋

亦有一代之史。上下相交。若已見它記。則無宜重述。故子嬰降沛。其詳取驗於秦紀。伯符死漢。其事斷入於吳書。沈錄金行。上羈劉主。魏刊水運。下列高王。惟蜀與齊。各有國史。越次而載。孰曰攸宜。自五胡稱制。四海殊宅。江左旣承正朔。斥彼魏胡。故互相有錄。索虜成傳。魏本出於雜種。竊亦自號真君。其史黨附本朝。思欲凌駕前作。遂乃南籠典午。北吞諸偽。比於群盜。盡入傳中。但當有晉元明之時。中原秦趙之代。元氏膜

拜稽首。自同臣妾。而反列之於傳。何厚顏之甚耶。又張李諸姓。據有涼蜀。其於魏也。校年則前後不接。論地則參商有殊。何預魏氏。而橫加編載。夫尚書者。七經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凡學者必先精此書。次覽羣籍。譬夫行不由徑。非所聞焉。修國史者。若旁採異聞。用成博物。斯則可矣。如班書地理志首。遂全寫禹貢一篇。降為從書。持續前史。蓋以水濟水。床上施床。徒有其煩。竟無其用。豈非惑乎。昔春秋諸國。賦詩見意。左氏

所載惟錄其章名。如地理為書。論自古風俗。至於夏世。宜云禹貢已詳。何必重述古文。益其辭費也。若夷狄本係種落所興。牝豸起自淳維。南蠻出於盤瓠。高句麗以驚橋獲濟。吐谷渾因馬鬪徙居。諸如此說者。求之歷代。何書不有。而作之者。曾不知前撰已著。而後修宜輟。遂乃百世相傳。一字無改。蓋駢指在手。不加力於千鈞。附贅居身。汎廣形於七尺。為史之體。有若於斯。苟濫引它事。豐其部帙。以此稱博。異乎吾黨之所

聞。陸士衡有云。雖有愛而必捐。善哉斯言。可謂達作者之致矣。夫能明彼斷限。定其折中。歷選自古。惟蕭子顯近諸。然必謂都無其累。則吾未許也。

編次第十二

昔尚書記言。春秋記事。以日月為遠近。年世為前後。用使閱之者。鴈行魚貫。皎然可尋。至馬遷始錯綜成篇。區分類聚。班固踵武。仍加祖述於其間。則有統體不一。名目相違。朱紫以之混淆。

宵形宋而輒與宋

多附出餘宋

冠屨於焉顛倒。蓋可得而言者矣。尋子長之列傳也。其所編者惟人而已矣。至於龜筮異物。不類宵形。而輒與黔首同科。俱謂之傳。不其恠乎。且龜筮所記。全為志體。向若與八書齊列。而定以書名。庶幾物得其朋。同聲相應者矣。孟堅每一姓有傳。多出附餘。觀其事跡尤異者。則分入它部。故博陸去病。昆弟非復一篇。外戚元后。婦姑分為二錄。至如元王受封於楚。至孫戊而亡。按其行事。所載甚寡。而能獨載一卷者。實由向

列蕃

歆之助耳。但交封漢始。地啓列藩。向居劉末。職才卿士。昭穆既踈。家國又別。適使分楚王子孫於高惠之世。與夫荆代並編。析劉向父子於元成之間。與王京共列。方於諸傳。不亦類乎。又自古王室雖微。天命未改。故臺名逃債。尚書周王君未繫頸。且云秦國。况神璽在握。火德猶存。而居攝逮年。不編平紀之末。孺子主祭。咸書莽傳之中。遂令漢餘數歲。湮沒無覩。求之正朔。不亦厚誣。當漢氏之中興也。更始升壇。改元寒暑三

易世祖稱臣北面誠節不虧既而兵敗長安祚
歸高邑兄亡弟及歷數相承作者乃抑聖公於
傳內登文叔於紀首事等躋僖位先不窋夫東
觀秉筆容或諂於當時後來所修理當刊革者
也蓋遂免爭捷瞻烏靡定群雄僭盜為我駭除
是以史傳所分真偽有別陳勝項籍見編於高
祖之後隗囂孫述不列於光武之前而陳壽蜀
書首標二牧次列先主以繼焉璋豈以蜀是偽
朝遂乃不遵恒例但鵬鷄一也何大小之異哉

春秋嗣子諒闇未踰年而廢者既不成君故不
別加篇目是以魯公十二惡視不預其流及秦
之子嬰漢之昌邑咸亦因胡亥而得記附孝昭
而獲聞而吳均齊春秋乃以鬱林為紀事不師
古何滋章之甚與觀梁唐二朝撰齊隋兩史東
昏猶在而遽列和年煬帝未終而已編恭紀原
其意旨豈不以和為梁主所立恭乃唐氏所承
所以黜永元而尊中興顯義寧而隱大業苟欲
取悅當代遂乃輕侮前朝行之一時庶叶權道

寧為格言宋

宋不擬行 不必宋

介於宋

播之千載未為格言。

尋夫本紀所書列傳仍顯表志異體必不相涉。舊史以表志之帙分於紀傳之間降及蔚宗肇加釐革沈魏繼作相與因循既而子顯齊書顏達隋史不依范類重遵班法蓋擇善而行何有遠近聞義不徙是吾憂也若乃先黃老而後六經後外戚而先夷狄老子與韓非並列賈誦將荀彧同編孫弘博讚宜居宣武紀末宗廟迭毀枉入玄成傳終如斯舛繆不可勝紀今畧其尤甚者耳故不復一一而詳之。

稱謂第十四

孔子曰唯名不可以假人又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必也正名乎是知名之折中君子所急况復列之篇籍傳之不朽者耶昔夫子修春秋吳楚稱王而仍舊曰子此則褒貶之大體為前修之楷式也馬遷撰史記項羽僭盜而紀之曰王此則真偽莫分為後來所惑者也自茲已降訛謬相因名諱所施輕重莫等至如更始中興漢室

一二宋

旁注云云

乃成寇賊也
宋

光武所臣。雖事業不成。而歷數終在。班范二史。皆以劉玄為目。不其慢乎。古者二國爭盟。晉楚並稱侯伯。七雄力戰。齊秦俱曰帝王。其間雖勝負有殊。大小不類。未聞勢窮者即為匹庶。力屈者乃成寇賊。至於近古。則不然。當漢氏云亡。天下鼎峙。論王道則曹逆。而劉順。語國祚則魏促。而吳長。但以地處函夏。人傳正朔。度長挈大。魏實居多。若方之於七國。亦猶秦繆楚莊。與文襄而並霸。蜀昭烈王可比秦繆公。吳大帝可比楚莊王。逮作者之書事。

也。乃沒吳蜀號謚。呼權備姓名。謂魚豢孫盛等。方於魏邦。懸隔頓爾。懲惡勸善。其義安歸。續以金行版蕩。戎羯稱制。各有國家。實同王者。晉世臣子。黨附君親。嫉彼亂華。比諸群盜。此皆苟徇私忿。忘夫至公。自非坦懷愛憎。無以定其得失。至蕭方等始存諸國名謚。僭帝者皆稱之以王。此則趙猶人君。加以王號。杞用夷禮。貶同子爵。變通其理事。在合宜。小道可觀。見於蕭氏者矣。古者天子廟號。祖有功而宗有德。始自三代。迄于兩漢。

名實相允。今古共傳。降及曹氏。祖名多濫。必無
慚德。其惟武王。故陳壽國志。獨呼武曰祖。至於
文明。但稱帝而已。自晉已還。竊號者非一。如康
穆兩帝。劉蕭二朝。明梁簡文兄弟。兼為孝元帝也。齊武成
昆季。兼言宣也。斯或承家之僻王。或王國之庸主。
不謚虛謬。為幸已多。猶曰祖宗。孰云其可。而史
臣載削。曾無辨明。每有所書。必存廟號。何以申
勸沮之義。杜偷濫之源者乎。又位乃人臣。跡參
王者。如周之亶父。季歷。晉之仲達。師昭。追尊建

起於邊朔 宋

名。比諸天子可也。必若當塗所出。宦官携養。帝
號徒加。人望不愜。故國志所錄。無異匹夫。應書
其人。直云皇之祖考而已。至如元氏。起於沙朔。
其君乃一部之酋長耳。道武追崇所及。凡二十
八君。自開闢以來。未之有也。而魏書序紀。襲其
虛號。生則謂之帝。死則謂之崩。何異沐猴而冠。
腐鼠稱璞者矣。夫歷觀自古。稱謂不同。緣情而
作。本無定準。至若諸侯無謚者。戰國已上。謂之
今王。天子見出者。漢魏已後。謂之少帝。周衰有

楚煞夫教趙他宋

豪傑殺賊宋

凡此諸名宋

弛張宋

作所宋

共和之相。楚殺有邾敖之主。趙佗而曰尉佗。英布而曰黥布。豪傑則平林新市。寇賊則黃巾赤眉。園綺友朋。共云四皓。奮建父子。都稱萬石。皆出於當代。史臣編錄。無復弛張。蓋取叶隨時。不藉稽古。及後來作者。頗慕慕斯流。亦時採新名。務成篇題。第若王晉之處十士寒雋。沈宋之二凶。索虜。即其事也。唯魏收遠不師古。近非因俗。自我作故。無所憲章。其撰書也。乃以平陽王為出帝。司馬氏為僭。晉桓劉已下。通曰島夷。夫其譎齊

靡傳宋

則輕抑關右。黨魏則深誣江外。愛憎出於方寸。與奪由其筆端。語必不經。名惟駭物。昔漢世原涉設大修墳墓。乃開道立表。署曰南陽阡。欲以繼跡京兆。齊敬曹尹。而人莫之肯從。但云原氏阡而已。故知事非允當。難以遵行。如收之苟立詭名。不依故實。難復形諸竹帛。終罕傳於諷誦也。抑又聞之。帝王受命。歷數相承。雖舊君已沒。而致敬無改。豈可等之凡庶。便書之以名者乎。近代文章。實同兒戲。有天子而稱諱者。若姬滿劉

編目宋
昭烈皇帝宋

用舍之道宋
有但字

史通
卷之四
莊之類是也。有史論立言理當雅正。如班述之叙

聖卿也。而曰董公惟亮。范贊之言李膺也。曰隗

王得士。習談漢王。則謂昭烈為玄德。習氏漢晉春秋以蜀

為正統。其編叙事皆謂蜀先主為裴引魏室。則

目文帝為曹丕。夫以淫亂之臣。摠隱其諱。淫謂董賢

亂謂王朔之後。乃呼其名。意好奇而輒為文。遂

韻而便作。班固哀紀贊曰宛亦董公惟亮天水

用捨之道。其例無恒。但近代為史。通多此失。上

才猶其若是。而况中庸者乎。今畧舉一隅以存

標格云爾。

史通卷第四

嘉靖
本無
習公孫
史

史通卷第五

內篇

採撰

因習上

載文

因習下

補注

採撰第十五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是知史文有缺其來尚矣自非博雅君子何以補其遺逸者哉蓋珍裘以衆腋成溫廣廈以羣材合構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懷鈇握鋌之客何嘗不徵求異說採撫羣

言然後能成一家傳諸不朽觀夫丘明授經立傳廣包諸國蓋當時有周志晉乘鄭書楚杌等篇遂乃聚而編之混成一錄向使專憑魯策獨詢孔氏何以能殫見洽聞若斯之博也馬遷史記採世本國語戰國策楚漢春秋至班固漢書則全同太史自太初已後又雜引劉氏新序說苑七畧之辭此皆當代雅言事無邪僻故能取信一時擅名千載但中古作者其流日煩雖國有冊書殺青不暇而百家諸子私存撰錄寸有

所長實廣聞見其失之者則有苟出異端虛益新事至如禹生啓石伊產空桑海客乘槎以登漢姮娥竊藥以奔月如斯踳駁不可殫論固難以汙南董之片簡露班曄之寸札而嵇康高士傳好聚七國寓言玄晏帝王紀多採六經圖讖引書之誤其萌始於此矣至范曄增損東漢一代自謂無慙良直而王喬鳧履出於風俗通左慈羊鳴傳於抱朴子朱紫不別穢莫大焉沈氏著書好誣先代於晉則故造竒說在宋則多出

重以加諸宋

王邵曰宋

收承此言宋

多有此異議宋

謗言前史所載已譏其謬矣而魏收黨附北朝

尤甚南國承其詭妄重加誣語遂云司馬獻出

於牛金王邵沈約晉書造奇說云瑯琊國姓牛者與夏侯妃私通生申宗因遠敘宣帝

以毒酒煞牛金符證其狀收因此乃云司馬獻

晉將牛金子也宋孝王曰收以獻為金子計其

年全不相干按前史尚如劉駿上滌路氏沈約

此誤况後史編錄者耶曰孝武於路太后處寢息時人多有議魏

助桀為虐幸人之災尋其生絕胤嗣死遭割斷書因云駿蒸其母路氏魏鼓播於甌越也

蓋亦陰過之所致也晉世雜書諒非一族若語

林世說幽明錄搜神記之徒其所載或恢諧小

辨或神鬼恠物其事非聖楊雄所不觀其言亂

神宣尼所不語皇唐朝所撰晉史多採以為書夫

以于鄧之所糞除王虞之所糠粃以為逸史用

補前傳此何異魏朝之撰皇覽梁世之修通畧

務多為美聚博為功雖取悅小人終見嗤於君

子矣夫郡國之記譜謀之書務欲矜其州里誇

其氏族讀之者安可不練其得失明其真偽者

乎至如江東五雋始自會稽典錄潁川八龍出

於荀氏家傳而修晉漢史者皆徵彼虛譽定為

取悅於小人宋

練紀宋

田學紀聞
十三引據
增十里注

盜嫂 宋

歐血 宋

實錄苟不別加研覈何以詳其是非又訛言難信傳聞多失至如曾參殺人無疑盜嫂翟義不死諸葛猶存此皆得之於行路傳之於衆口儻無明白其誰曰然故蜀相薨於涓濱晉書稱嘔血而死魏君崩於馬圈齊史云中矢而亡沈炯薦書河北以為王韋魏收草檄關西謂之邢邵夫同說一事而分為兩家蓋言之者彼此有殊故書之者是非無定況古今路阻視聽壤隔而談者或以前為後或以有為無涇渭一亂莫之

能辨而後來穿鑿喜出異同不憑國史別訊流俗及其記事也則有師曠將軒轅並世公明與方朔同時堯有八眉夔唯一足烏白馬角救燕丹而免禍犬吠鷄鳴逐劉安以高蹈此之乖濫徃徃有旃故作者惡道聽途說之違理街談巷議之損實觀夫子長之撰史記也殷周已徃採彼家人安國之述陽秋也梁益舊事訪諸故老夫以芻蕘鄙說刊為竹帛正言而輒欲與五經方駕三志競爽斯亦難矣嗚呼逝者不作冥漠

九泉毀譽所加遠誣千載異辭疑事學者宜善思之。

載文第十六

夫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觀乎國風以察興亡是知文之為用遠矣大矣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載於周詩懷襄不道其惡存於楚賦讀者不以吉甫奚斯為諂屈平宋玉為謗者何也蓋不虛美不隱惡故也是則文之將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駕南董俱稱良直者矣爰洎中葉文體大

故作者
宋

變樹理者多以詭妄為本飾辭者務以淫麗為宗。譬如女工之有綺縠音樂之有鄭衛蓋語曰不作無益害有益至如史氏所書固當以正為主是以虞帝思理夏后失御尚書載其元首禽荒之歌鄭莊至孝晉獻不明春秋錄其大隧狐喪之什其理儻而切其文簡而要足以懲惡勸善觀風察俗者矣若馬卿之子虛上林楊雄之甘泉羽獵班固兩都馬融廣成喻過其體詞沒其義繁華而失實流宕而忘返無裨勸獎有長

奸詐宋 皆書諸
列傳宋

自反宋

奸詐而前後史漢皆書列傳不其謬乎且漢代
詞賦雖云虛矯自餘它文大抵猶實至於魏晉
已下則偽繆雷同推而論之其失有五一曰虛
設二曰厚顏三曰假手四曰自戾五曰一槩何
者大道為公以能而授故堯咨爾舜舜以命禹
自曹馬已降其取之也則不然若乃上出禪書
下陳讓表其間勸進殷勤敦諭重沓跡實同於
莽卓言乃類於虞夏且始自納陛迄于登壇彤
弓盧矢新君膺九命之錫白馬侯服舊主蒙三

此所謂虛設也宋

恪之禮徒有其文竟無其事所謂虛設也古者
兩軍為敵二國爭雄自相稱述言無所隱何者
國之得喪如日月之蝕焉非由飾辭矯說所能
掩蔽也逮於近古則不然至如曹公歎蜀主之
英畧曰劉備吾儔周帝羨齊宣之強盛云高歡
不死或移都以避其鋒或斷冰以防其渡及其
申誥誓降移檄便稱其智昏菽麥識昧玄黃列
宅建都若鷓鴣之巢葦臨戎賈勇猶螳螂之拒
轍此所謂厚顏也古者詔命皆人主所為故漢

螳螂宋

古者國有詔命宋

蓋天子無戲言宗

光武時第五倫為督鑄錢掾見詔書而歎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至於近古則不然凡有詔勅皆責成羣下但使朝多文士國富辭人肆其筆端何事不錄是以每發璽誥下綸言申惻隱之渥恩叙憂勤之至意其君雖有反道敗德惟頑與暴觀其政令則辛癸不如讀其詔誥則勛華再出此所謂假手也天子無戲言苟言之有失則取尤天下故漢光武謂龐萌可以託六尺之孤及聞其叛也乃謝百官曰諸君得無笑朕乎

取字無宗

是知褒貶之言哲王所慎至於近古則不然凡百具寮王公卿士始有褒崇則謂其珪璋特達善無可加旋有貶黜則斗筭不才罪不容責夫同為一士之行同取一君之言愚智生於倏忽是非變於俄頃帝心不一皇鑒無恒此所謂自戾也夫國有否泰世有污隆作者形言本無定準故觀猗歎之頌而驗有殷方興觀魚藻之刺而知宗周將殞至於近代則不然夫談主上之聖明則君盡三五述宰相之英偉則臣皆二八

併吞六合國宗
福不盈時宋今作盈皆
宗

史通
卷之五
國止方隅而言併吞六合福不盈時而稱感致
百靈雖人事屢改而文理無易故善之與惡其
說不殊欲令觀者疇為準的此所謂一槩也於
是考茲五失以尋文義雖事皆形似而言必憑
虛夫鏤冰為餅不可得而用也盡地為餅不可
得而食也是以行之於世則上下相蒙傳之於
後則世人不信而世之作者復不之察聚彼虛
說編而次之初自起居成於國史連章畢錄一
字無廢非復史書更成文集若乃類選衆作求

其穢累王沉魚秦是其甚焉裴子野何之元抑
其次也陳壽于寶頗從簡約猶時載浮訛罔盡
機要唯王邵撰齊隋二史其所取也文皆諳實
理多可信至於悠悠飾詞皆不之取此實得去
邪從正之理捐華撫實之義也蓋山有木工則
度之况舉世文章豈無其選但苦作者書之不
讀耳至如詩有韋孟諷諫賦有趙壹嫉邪篇則
賈誼過秦論則班彪王命張華述箴於女史張
載題銘於劍閣諸葛表主以出師王昶書家以

可以五經齊列宋

誠子。劉向谷永之上疏。晁錯李固之對策。荀伯子之彈文。山巨源之啓事。此皆言成軌則。為世龜鏡。求諸歷代。徃徃而有。苟書之竹帛。持之不刊。則其文可與三代同風。其事可與五經齊列。古猶今也。何遠近之有哉。昔夫子修春秋。別是非。申黜陟。而賊臣逆子懼。凡今為史而載也。苟能撥浮華。採真實。亦可使夫彫虫小技者。聞義而知徙矣。此乃禁淫之隄防。持雅之管轄。凡為載削者。可不務乎。

補註第十七

夫傳之時義宋

進此二名宋

昔詩書既成。而毛孔立傳。傳之時義。以訓詁為主。亦猶春秋之傳。配經而行也。降及中古。始名傳曰注。蓋傳者轉也。轉授於無窮。注者流也。流通而靡絕。惟此二名。其歸一揆。如韓戴服鄭。鑽仰六經。裴李應晉。訓解三史。開導後學。發明先義。古今傳授。是曰儒宗。既而史傳小書。人物雜記。若摯虞之三輔決錄。陳壽之季漢輔臣。周處之陽羨土風。常據之華陽士女。文言美辭。列於

史通 卷之五
章句委曲叙事存於細書此之注釋異夫儒士者矣次有好事之子思廣異聞而才短力微不能自達庶憑驥尾千里絕羣遂乃掇衆史之異詞補前書之所闕若裴松之三國志陸澄劉昭兩漢書劉彤晉紀劉孝標世說之類是也亦有躬為史臣手自刊削雖志存該博而才闕倫叙除煩則意有所悵畢載則言有所妨遂乃定彼榛楛列為子注若蕭大園淮海亂離志楊銜銜之洛陽伽藍記宋孝王關東風俗傳王邵齊志之

類是也。擢其得失求其利害。少朝集注國志以廣承祚所遺而喜聚異同不加判定恣其擊難坐長煩蕪觀其書成表獻自比蜜蜂兼採但其苦不分難以味同萍實者矣。陸澄所注班史多引司馬遷之書若乃此缺一言彼增半句皆採摘成注標為異說有昏耳目難以披覽切惟范曄之刪後漢也簡而且周踈而不漏蓋云備矣而劉昭採其所捐以為補註言盡非要事皆不急譬夫人有吐果之核棄藥之滓而愚者乃重

史通 卷之五
加摭拾潔以登薦持此為工多見其無識也孝
標善於攻謬博而且精固以察及泉魚辨窮河
豕嗟乎以峻之才識足堪遠大而不能探賾彪
嶠網羅班馬方復留情於委巷小說銳思於流
俗短書可謂勞而無功費而無當者矣自茲已
降其失逾甚若蕭揚之瓌雜王宋之鄙碎言如
揀金事比雞肋異體同病焉可勝言大抵史加
註者或因人成事或自我作故記錄無限規檢
不存難以成一家之格言千載之楷則凡諸作
者可不詳之至若鄭玄王肅述五經而各異何
休馬融論三傳而竟爽欲加商榷其流實煩斯
則義涉儒家言非史氏今並不書於此焉

因習上第十八

蓋聞三王各異禮五帝不同樂故傳稱因俗易
貴隨時況史書者記事之言耳夫事有貿遷
而言無變革此所謂膠柱而調瑟刻船而求劍
也古者諸侯曰薨卿大夫曰卒故左氏傳稱楚
鄧曼曰王薨於行國之福也又鄭子產曰文襄

之伯君薨大夫弔此其證也按夫子脩春秋實
用斯義而諸國皆卒魯獨稱薨者此略外別內
之旨也馬遷史記西伯已下與諸列國王侯凡
有薨者同加卒稱此豈畧外別內邪何貶薨而
書卒也蓋著魯史者不謂其邦為魯國撰周書
不呼其主曰周王如史記者事摠古今勢無主
客故言及漢祖多為漢王斯亦未為累也班氏
既分裂史記定名漢書至於述高祖為公王之
時皆不除沛漢之字凡有異方降款者以歸漢

為文肇自班書首為此失迄於仲豫仍踵厥非
積習相傳曾無先覺者矣又史記陳涉世家稱
其子孫至今血食漢書復有涉傳乃具載遷文
按遷之言實孝武之世也固之言今當孝明
之世也事出百年語同一理即如是豈陳氏
苗裔祚流東京者乎斯必不然漢書又云嚴
君平既卒蜀人至以今稱之皇甫謐全錄斯語
載於高士傳夫孟堅安年代懸隔至今之說豈

班馬之為列傳 宋

可固云夫班之習馬其非既如彼謚之承固其失又如此迷而不悟奚其甚乎何法盛中興書劉隗錄稱其議獄事具刑法志依檢志內了無其說既而臧氏晉書梁朝通史於大連之傳並有斯言志亦無文傳乃虛述此又不精之咎同於玄晏也尋班馬之列傳皆具編其人姓名如行狀尤相似者則共歸一稱若刺客日者儒林循吏是也范曄既移題目於傳首歷姓名於卷中而猶於列傳之下注為列女高隱等目苟姓

是則宋

名既書題目又顯是鄧禹寇恂之首當署為公輔者矣岑彭吳漢之前當標為將帥者矣觸類而長實繁其徒何止烈女孝子高隱獨行而已魏牧著書標榜南國桓劉諸族咸曰島夷是則自江東西盡為卉服之地至於劉昶沈文秀等傳叙其爵里則不異諸華劉裕等傳皆云丹徒人也沈文秀等傳則云吳興武康人豈有君臣共國父子同姓闔閭季札便致土風之殊孫策虞翻仍或夷夏之隔求諸徃例所未聞也當晉宅江淮實膺正朔嫉彼羣雄

史通 卷之三
稱為僭盜。故阮氏七錄以田范裴段諸記。劉石符姚等書。別勅一名。題為偽史。及隋氏受命。海內為家。國靡愛憎。人無彼我。而世有撰隋書之經籍志者。其流別羣書。還同阮錄。按國之有偽。其來尚矣。如杜宇作帝。勾踐稱王。孫權建鼎峙之業。蕭詵為附庸之主。而楊雄撰蜀紀。子貢著越絕。虞裁江表傳。蔡述後梁史。考斯衆作。咸是偽書。自可類聚相從。合成一部。何止取東晉一世十有六家而已乎。夫王氏將崩。霸國圖云備。必

有忠臣義士。捐生殉節。若乃帝耿謀討曹武。欽誣問罪馬文。而魏晉史臣書之。曰賊。此乃迫於當世。難以直言。至如荀荀濟元瑾。蘭摧於李靖之末。王謙尉迎迴。玉折於宇文之季。而季季刊齊史。顏述隋篇。時無逼畏。事須矯枉。而皆仍舊不改。謂數君為叛逆。書事如此。褒貶何施。昔漢代有修奏記於其府者。遂盜葛龔所作而進之。既其錄它文。不知改易名姓。時人謂之曰作奏。雖工。宜去葛龔。及邯鄲氏撰笑林。載之。以為口實。嗟乎。

歷觀自古此類尤多其有宜去而不去者豈直
葛龔而已何事於斯獨致解頤之誚也凡為史
者苟能識事詳審措辭精密舉一偶以三反告
諸往而知諸來庶幾可以無大過矣

因習上第十八

此篇終有缺文不可考矣

古者諸侯並爭勝負無懼而他善必稱己惡不
諱逮乎近世無聞至公國自謂為我長家相謂
為彼短至如朝廷貴臣必父祖有傳考其行事
皆子孫所為而訪彼流俗詢諸故老事有不同

言多爽實而魏收以元氏出於邊裔見侮諸華
遂高自標舉比夷朝於姬漢之國曲加排抑同
建業於蠻貊之邦夫以敵國相讎交兵結怨載
諸移檄用可致誣列諸細素寔為妄說苟未達
此義安可言於史耶張晏云遷歿後亡龜史職
故災祥靡聞按黃氣見於梯歸群鳥墮於江水
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無宰相氣若史官不
置此事安得從而書之蓋由父辱受髡故加茲
謗議者也

按史通十卷舊本定為三十八篇篇繫一事
惟因習分為上下篇上篇舊稱文缺今本存
三十七篇比因訂正曲筆鑒識二篇錯簡乃
類為一篇以還之於此未必其本書也而文
亦煩綴矣知幾之為此書也高自標致嘗謂
國史以叙事為工叙事以簡為主故自子長
丘明而上皆涉抨彈然此書之冗長亦不少
矣笑前人之未工亡已事之已拙嗚呼修辭
之難也如此深謹記

因習下第十九

亦日邑里

昔五經諸子廣書人物雖氏族可驗而邑里難
詳逮太史公始革茲體惟有列先述太傳至於國
有弛張鄉有併省隨時而載用明審實按夏侯
孝若撰東方朔贊云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魏
書安中分厭次為樂陵郡故又為郡人焉夫以
身沒之後地名改易猶復追書其事以示後來
則知在生之前故宜詳錄者矣異哉晉氏之有
天下也自雒陽蕩覆衣冠南渡江左僑立州縣

不存桑梓曰是斗牛之野郡有徐雍吳越之鄉
 州編冀豫欲使南北不亂淄澠可分得乎繫虛
 名於本土者雖百代無易既而天長地久文軌
 大同州郡則廢置無恒名目則古今各異而作
 者為人立傳每云某所人也其地皆取舊號施
 之于今近代史為王氏傳云瑯琊臨沂人為李
 氏傳曰隴西成紀人之類也非唯王李
 二族久離本郡亦自當時無此郡縣皆是晉魏已前舊名號欲求實錄不亦
 難乎且人無定所因地而化生于荆者言皆成
 楚居于晉者墜便從黃涉魏而東已經七葉歷

江而左非唯一世而猶以本國為是此鄉為非

是則孔父里于平昌陰氏家于新野而系纂微

子源承管仲乃為齊宋之人非曰魯鄧之士求

諸自古其義無聞時修國史予被配纂李義琰
 家于魏州昌樂已經三代因

云義琰魏州昌樂人也監修者大笑以為深乖
 史體遂依李氏舊望致為隴西成紀人既言不

見從故有且自世重高門人輕寒族竟以姓望

所出邑里相矜若仲遠之尋鄭玄先云汝南應

邵文舉之對曹操自謂魯國孔融是也爰及近

古其言多偽至於碑頌所勒茅土定名虛引他

邦冒為已邑。若乃稱袁則飾之陳郡。言杜則係

之京邑。姓卯金者咸曰彭城氏。未女者皆云鉅

鹿。今有姓卯者。姓弘者。以犯國諱。皆改為李氏。如書其邑里。必云隴西趙郡。夫以假姓。猶且

如斯。則真姓者。斷可知矣。又今西域胡人。多有

姓明及卑者。如加五等爵。或稱平原公。或號東

平子。為明氏。出於東平。故也。夫邊夷雜

種。尚爵美名。則諸夏士流。固無慚德也。在諸史

傳。多與同風。如隋史牛弘傳云。安定鶡觜也。本

牛弘。唐史謝偃傳云。本姓庫汗。此乃尋流俗之

氏。續謂之陳郡謝偃。並其類也。此乃尋流俗之

常談。志著書之舊躰矣。又近世有班秩。不著姓

者。始以州壤自標。若楚國龔遂。漁陽趙壹是也。

至於名位既降。則不從此列。若蕭何鄧禹賈誼

董仲舒是也。觀周隋二史。每述王度諸事。高楊

數一公。必云瑯琊王褒。新野庾信。弘農楊素。渤

海高頻。以此成言。豈曰省文。從而可知也。凡此

諸失。皆由積習相傳。寢以成俗。迷而不返。蓋語

曰難與慮始。可樂成夫。以千載遵行。持為故事。

而一朝糾正。必驚愚俗。此莊生所謂安得忘言

詳其得失者焉

可與共成宗

本姓原氏宋本作秦氏

不著姓者宋本作不著者宋

壬子九月荃孫校



史通卷之五

